

怎样读懂乐府诗(六)

叶嘉莹

的是自己生活的幸与不幸,得意与失意,还是国家、人民,更广大的人生活的幸与不幸。他感情的品质,它的 quality(质量)跟 quantity(数量),都跟作品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们现在讲诗歌的形式演进的时候,遇到了谢灵运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作者,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把形成他这样的特色的原因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曹植跟谢灵运两个人基本上说起来都是在仕宦——做官这方面不得意的诗人。朱自清先生在《〈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中说,《唐诗三百首》里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诗人所考虑的仕与隐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仕与不仕。仕是怎么样的仕?不仕是为什么不仕?有的人表面上说不仕,说要隐,其实他真正暗地里说的都是仕。也有人在求仕,可他有求隐的隐藏因素在里面,这是相当复杂的。

谢灵运,他之所以繁复,是因为他被迫害的情况比曹子建更繁复。谢灵运是东晋后期的人。东晋有姓王的跟姓谢的两个大家族。谢灵运曾祖父这一辈的谢安,做到宰相。祖父谢玄,在淝水大战中,打败了前秦的苻坚,保全了东晋半壁江山,谢家被封了康乐公爵位。

东晋后期军阀兴起。谢玄为抵抗北方外族,训练了一支军队,军队的基础在镇江,在东晋首都金陵(南京)北边,所以叫北府兵。刘裕本来是北府兵的军人,是谢玄的部下。可他平定了另一些叛乱,功劳越来越大,有一次带兵跟北方外族作战也胜利了,立了大功,后来封作宋公。再后来,刘裕篡夺了东晋江山自己做皇帝,就是“宋武帝”。这个“宋”叫做“刘宋”,不是赵匡胤姓赵的宋。

谢灵运出身东晋最高的世家家族。祖父去世后,父亲据说智能低下,不久也死了,真正继承谢家康乐公爵位的是谢灵运。

刘裕把东晋推翻了,可他拉拢谢灵运。刘宋得国后,很多东晋的封爵都取消了,谢灵运的只

是降了一级,把“康乐公”降作“康乐侯”。刘裕做宋公时,拉拢谢灵运做“世子左卫率”。世子就是将来要继承宋公的世子。刘裕有很多儿子,谢灵运与他第二个儿子刘义真感情相当好,因为刘义真也喜欢文学,跟很多文学之士往来。可是刘裕死后,继承帝位的是刘义真的哥哥刘义符(少帝)。刘义符不久就被手下几个当权派杀死了,他们还把刘义真的王子之位废了,把他也杀死了。

文帝也对文学相当重视,表面上也对谢灵运很好。刘义符做皇帝时,谢灵运常常跟朝廷里的人议论不合,这些人就把他请出去,“出官”,让他到外面做官,到浙江永嘉去做太守。永嘉在今天浙江温州附近,那里山水风景很美。

谢灵运很失意,以他的家庭出身,以他的才华学识,都应该留在中央,而现在让他到永嘉,他很不得意,所以辞官不做,回到老家浙江会稽县始宁镇,谢家有祖产在这里。后来经过政治变乱,宋文帝做了皇帝,把谢灵运召回中央,让他修《晋书》,整理晋朝历史。谢灵运还是不得意,他认为以他的才干,应该掌握政治上的大权。现在没有谢灵运写的《晋书》,因为他不好好修,一天到晚游山玩水,所以又让他到外面去做官,经过几次反复。

谢灵运像曹子建一样比较任纵。他穿的衣服,车马上的装饰,“多改旧制”,跟过去不同,出了很多新花样。不但如此,他不好好做官,出去做地方太守,不管当地政事,每天游山玩水。他还做了登山屐,就是上山穿的木屐,有两个齿,上山的时候把前齿拿掉,下山的时候把后齿拿掉,人们管这种木屐叫“谢公屐”。他还不是一个人去登山,谢家是一个豪放富贵的家族,养了一大批门客。他每次上山都是几百人一起,还率领好几百人到山上开山伐木,地方官长以为有了山贼。而且他言行不检点,常常跟朋友一起,喝

醉了就“裸身大呼”,把衣服脱光了大喊大叫。哪个地方官长肯接受这么一个任纵的豪门贵族?最后人家告到宋文帝那里,说谢灵运造反。

宋文帝还是很好的,说谢灵运一个文人,不会造反。谢灵运听说有人告他,连夜快马来到首都辩白,宋文帝就相信他了,说你离开会稽老家吧,你跟当地官长相处得不好,就让他到另一个地方去。他去了之后仍然任性、放纵,人家又告他造反,朝廷派人来捉他,他就真的起兵造反了,结果被捉到,最后在广州被杀。

谢灵运的遭遇跟他任纵的性格相结合,让他内心充满矛盾,所以他文学上、诗歌上也是繁复的风格。他不好好做官,喜欢游览山水,被外放后写了大量山水诗。中国山水诗能够有这么好这么大的成就,是谢灵运开拓出来的。

山水诗的由来,是因为魏晋之间的人喜欢玄学和清谈。魏晋政治复杂,很多诗人是被杀死的。嵇康是被杀死的,晋朝初年“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一大半是被杀死的。所以魏晋之间的人想远离政治,清谈玄学,讲究老庄。玄学常常是讲究老庄之学,讲究山林隐逸,饮酒赋诗,所以那时候还有些人就想,现实的政治这么可怕,所以就写一些游仙诗。游仙诗跟山林隐逸的思想结合,慢慢孕育了山水诗的种子。玄学老庄跟山水游仙结合,形成山水诗。而谢灵运写的山水诗最多,最好,成了这一派开山重要作者,影响了唐朝一些写山水、写大自然景物的诗人,像王维、孟浩然、韦应物。

(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



《春山居》

朱云平 / 摄



寻常日子

周子杰

“南园”东南角的黄桷,就像一个老爷爷,永远慈祥地站在那里,眺望守护着巫峡镇的孩子。

二年级时,冬夜雨雪,隐约记得班主任到家中家访,我和邻居同学躲得远远的,悄悄在门缝里偷听着大人和老师的交谈,班主任在南峰当时已经算是位老教师,她闲谈着:“南峰小学的地理位置很好啊,看地形,它位于巫山城的腹心位置,就像母亲的子宫,孕育着小城的智慧和生灵。”邻居家的长者神秘兮兮地说:“是啊,据说为了选址,当年校长可费劲了心思,那棵黄桷树,有一百多年了,它有灵气,是

随着学校搬到新城来的。”我和小朋友们在门背后听着,竟然有点想起了西游记的蟠桃园……

三年级时夏日凉,男孩子的淘气脾气正是鼎盛时期,我们常常逃体育课,偷偷跑到植物园里面去,抓麻雀蛋,打土地鼠,黄桷树下,体育老师看到我们不见了,恨得直接给班主任打电话,电话一拿出来,我和小伙伴们便从黄桷树边跳出来,接下来是10分钟马步的惩罚……

四年级时秋风起,南峰小学的问题男孩开始在校园里穿着牛仔裤耍帅,黄桷树下成了约架的地方,一个本班女同学被欺负,平时温润如玉的兄弟,扔下正在解算的奥数题,拿起尺子脱下外套便冲了出去,奥数少年平时虽然文文静静,但也不愿同班同学受欺负,他和问题男孩厮打在一起,吼叫着拉扯着,我们想上去帮忙,一个六年级的高个子拉住我们:“观战无

诗雨

李花飞扬

岳伦春

春天用温暖抚摸大地的苍凉
李花就这么灿灿地开了
春风数十里,李花千万株
那一朵朵,一簇簇
铺天盖地而来,卷起千堆雪
一夜间开遍了江南江北
开遍了巫峡的山山岭岭
那一刻,我凝重的眼眸
已盛不下你所有的洁白

江面辽阔,蓝天倒悬
白鹭轻舞,船只缓行
我踏歌而来,用点浪花
追逐你婀娜的花影
我错过了你花开的声音
却遇见了你花落的凄美
一朵落花,五瓣馨香
丝丝缕缕飘在我心上

纷至沓来的寻春女子
穿上油菜花的金黄
高举灿灿桃花来到你身旁
只听到“春将归去”的叹息
蜜蜂用时间之针
治疗你淡淡的忧伤

夕阳将天涯涂抹成春天的王冠
一只鹰撑起炊烟飞越万重山
遍野的橘树将红红的灯笼举过头顶
照耀你暗夜里的白帆
几声猿啼,高过了长江的涛声
望着这花果山圣地,再也挪不开半步

春风象一位神秘的王者
所到之处皆俯首称臣
你晃动纤纤的手臂
珠环玉佩之声,敲打着春天的旋律
李花飞处,隐现一星星嫩绿
而我,就是树下那个荷锄的农夫吗?



那年夏天,心田上吹过的风

周勇

起风了——

我抬起头感受着吹过发际的晚风,那是远方的信件,承载着童年的梦。记忆深处的两个孩童,满眼都是希望。相信有一天,他们会乘着风去飞翔,感受风的模样。

在盛夏的黄昏中,风儿吹在耳边,那个夏日的故事又一次上演。微风注满了整个黄昏,路过门前的野草、乡路上的老树、街巷里的青苔……一直在吹呀吹,田野中热情生长的草木,一如天边那橙红的火烧云在风中舞蹈,仿佛美已经浸染了心中的每一寸所想。那时晚风吹乱了我们的头发,温柔美好,两个小伙伴的友情在那段日子里,温柔了时间,美好了世间,就像一个永驻心房的童话。我们一起放空心灵,走在乡间小路上,看风景,吹晚风,醉梦境,悠悠不尽。

铺开一张纸,对折叠好,这曾是儿时我们最大的乐趣。你说,写下自己的梦想吧。我问,什么是梦想?你说,就是心中的所想,就像我想去山和海的另一边看看那样。

提笔写下,歪歪斜斜,有点儿丑;想当英雄。

你扔,我也扔。晚风里,夕阳下,两架纸飞机像两只自由的鸟儿,逐渐飞远,消失在天边。此刻,远去的梦想,像划破天际的流星,予人祝福。

时光如水而逝,我们在各自的生活里成长着。

某天的某刻,心房飘过一朵不做停留的云。过往已消散,当初的梦想,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在玩捉迷藏,响在耳边的只有那首《起风了》。想念你,那个在风中奔跑的孩童,那个带着梦想而飞的纸飞机。

田野上,大片的绿色植被随风漫舞,躺在那里,温暖舒适,如梦似幻。阳光正好,习习微风,我仿佛又感受到了梦想的呼唤,悄然无息却默默回荡。

起风了——

儿时天真的梦想,原来一直没变,纸飞机随风悄然而至。在最迷茫的时候,让风儿吹走那些不甘和抱怨,吹散那些恼人的心事,让心悄悄向着光的方向前进。那个在内心某个地方藏着的最初的梦想,风一吹,便传来回响,童年的记忆永远不会消失,或许不能成为英雄,但要成为最好的自己。

风划过脸庞,抬眼远望,天空如洗,鸟儿啾啾着飞过,悠悠白云飘走又飘回,宛如路过了一个全世界。云朵忽而凑在一起,忽而散开,一点一点,心底如有风路过。

起风了——

往昔如风,吹起吹落,像一条云鲸归隐了记忆中的山和海,我们终将长大,不再徘徊,不再迷茫,希望我们不要遗忘梦想最初的模样。

(作者系巫山初级中学2023届(17)班学生)

